

风声 | 拜登新政一年，为何六成美国人买他的账（下）



前者在“低税收低福利”中只用力追求低税收，后者在“高税收高福利”中只努力实现高福利。

美国近四十年来的两党政治的核心传统，其实是“二者兼得”——既崇尚“小政府”意识形态，又实际上扩大政府开支规模，而两党又互相封锁对方的另一条选项——共和党狙击加税，民主党阻止削减开支。

对民众来说，这意味着政府既看上去“无为而治”，又实际上在各种地方照顾到居民（当然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福利需求，何乐而不为？而在财税层面上，这意味着不断推高的国家赤字水平。

任何试图走出这个循环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增税填补赤字，触犯了“小政府”禁忌；减小政府

开支，动了选民福利的蛋糕。两党制下的“美国梦”，其实是“既要……也要……”的——既要政府小，也要政府管得好。

两党看上去长期对抗，其实也是另一种“长期合作”——把“减税并增加赤字”的路线在两党争斗中钉得死死，让“加税削减开支”的选项从里根时代就从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清除出去。

“美国梦”或“美国例外主义”的魅力，也恰恰来自这“既低税率，又高赤字”的两党共识。看似“不可得兼”的两种政府性质，通过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和美国的全球霸权得到了不断的缓冲。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两党制“向两边拉扯”的效果就此绵延多年。

拜登如何突围？

不过，它看似越成功，带来的极化问题就积重难返，寻找政策“中间道路”的空间也就越逼仄狭小。

拜登政府，正需要面对这个政党体制所带来的僵局。在当下，从拜登的角度来说，最当务之急是将民主党整合为一个更团结更有行动力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共和党的镜像。

但在近几十年的选举中，民主党都依靠针对不同群体的社会福利议题来动员，分散为各种各样的身份和族群议题——黑人、拉丁裔、性少数群体、城市居民、全球化获益者……

拜登如果想拥有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民主党，就必须围绕着意识形态上排除一些群体，这也意味着丢失一些优势——比如，他们愿不愿意得罪支持他们的“蓝州”富豪，强行推动对富人征税？而保留这些动员上的抓手，民主党就一直会出现曼钦和希尼玛这样不同步的“内部异端”。

与此同时，指望共和党能够分流出温和派的人们会失望地发现，当共和党的政

治在两党制中只能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具体而言是减税政治）绑在一起时，试图寻找政策上中间道路的声音都会被快速边缘化。

这又是两党制的美国政党政治传统带来的另一个问题：要么像民主党那样，把一些相互抵触的政治议程塞在一个“大帐篷”下，要么像共和党那样让自己越来越“纯洁化”。

因为只能存在两个政党，那么任何政党都一定要为了某种可以带来多数票的竞选纲领而牺牲那些“不那么重要”又其实可能很重要的议程。这种问题在很多国家通过比例代表制或其他选举制度得以缓和，但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尤为突出，且难以克服。

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

者或“自由民主制”的坚定支持者，都无法摆脱这结构性的困境。在他们眼中，特朗普只不过是个疯狂的变态；而拜登无法推行改革施政，是因为两党的激进派都放弃了“中间道路”。其实，对当前制度下的美国两党来说，激进化恰恰是当前选制下利益最大、最“理性”的选择。

这种理性造就的体制，为拜登的“改革”打造了一个难以突围的边界。

在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两党的极化政治还会扩大下去，而从里根时代开始的政策路线难以发生变化。危机还将继续加深，但它也可以呈现为别的形式——也许是更激进的美国对外政策？或许是更难以预料的美联储？

（完）

凤凰资讯

